

## 青色“村小”

□浅水

在乡村采访,遇见一座“村小”,空荡荡的教室、走廊和操场,显得静默而空寂。

这儿原先是“村小”,矮空的大铁门还在,上面写着:“高高兴兴上学,高高兴兴放学”;操场上,篮球架子还在,一大片平整的泥地上长着几丛野草;屋檐下,麻雀窝还在,叽叽喳喳,只不过不再是原先的那几只麻雀……

“村小”是青色的。猜想不远的时光里,孩子们曾在这儿嬉戏打闹。篮球架子下打球的孩子,个头并不一定都很高挑,也有小不点,远距离投掷,窜上窜下,像只小猴子,顽皮要闹。

打篮球的孩子,一只球蹦远了,蹦到操场边的大田里,一个孩子去捡,发现了一只野兔子。这是春天葱郁的蚕豆地,一丛丛碧绿的蚕豆苗在蓬勃生长,野兔子趴伏于一株蚕豆叶下,一动不动,只有两只耳朵在悄悄地伸上来,孩子先发现兔子的耳朵,刚开始还以为是一片被风吹起的叶片在动,揉揉眼,定定神,发现这儿竟然藏着一只野兔子,野兔子不知咋的,就犯迷糊,没有跑,孩子一把抓住野兔子,把它抱在怀里回到操场上,大伙一阵惊呼,他们喜出望外,想不到在蚕豆地里捡球,逮到一只野兔子。

“村小”里没有名贵的植物,却有麦子。这是能够想象得到的,绿如茵的麦子是“村小”的特有种植,显示出乡村小学的属性。

一溜狭长的麦地,春天来了,麦苗愈发油绿,芽胚开始抽穗,冒出胡须状的青芒,没过几天,麦子蹿到齐腰高。立春、雨水、惊蛰、春分、清明、谷雨、立夏、小满……这些节气,踮着脚尖,踩着碎步,从麦梢上款款而来,让孩子们知道,一株麦子在春夏的光影之间,是如何接力生长。

“村小”没有曼妙的樱花、牡丹和月季,有黄灿灿的油菜花。

金色的花,铺天盖地,汪洋恣肆,盛开在“村小”四周,像春天铺设的一张偌大的金色地毯。金地毯在延伸,孩子们坐在教室里上课,仿佛坐在地毯上,让人心旷神怡,这样一种奢华与气势,只有乡村小学才有。

“村小”还有质朴的苘蒿花、萝卜花、豌豆花、芝麻花……迎风摇曳,它们都是乡间春天最好看的花。

豌豆开细小而琐碎的紫色花,叶蔓浓密,就像乡村孩子,不事张扬,但很朴实,像一群紫色的蝴蝶在飞啊飞。

“村小”听得到鹧鸪“咕咕咕”的鸣叫,一声长一声短,从河对岸的小树林里传来;斑鸠的鸟语,发出低低的咕咕声,柔软而有节奏……这些乡村天籁,此起彼伏,婉转悠扬,是“村小”独有的音乐课。

好多飞鸟从天而降,野鸽子、白头翁、花喜鹊……蹦跳在屋脊、走廊和操场,它们是“村小”的常客。

最多见的是喜鹊,穿黑白相间的羽衣,亭亭地立于操场水塘边喝水,属于喝一下,翘一下尾巴的那种,它们在河对岸的小树林,一棵高高的大树顶上,用一根根细树枝做窝,空闲时,会飞来,孩子们在教室里念书。

语文老师在讲词语造句,一个小男孩举手站起,报告他写的作业:“陈二小家的庄稼地,庄稼长势喜人,他爸爸高兴得合不拢嘴。”另一个小女孩则腼腆,声音很小:“我们的村子很小,小得只有王小宝、李大眼、徐小花等十几户人家,我们对外面的世界很向往。”与此同时,隔壁一年级的算术老师在给学生讲加减法:“春天的小河有8只野鸭子,3只钻到水下去逮鱼,水面上还有几只?”

就这样不大的空间,一块操场,二三十个孩子,六七间教室,八九处庄稼地……曾经有晨光初染,也有落霞满天。空气中有着青草味和孩子们身上所散发出的天真好闻的气息。

搬走的“村小”,留下一处旧址。站在风中空旷的旧操场上,想起乡下孩子背着书包去上学的故事。青色“村小”里的那些美好,是一个未曾走远的梦,一段余温犹存的温暖记忆。

炊乡  
烟土

## 北国风光



科尔沁草原乌力吉木仁河畔 勾义杰 摄

## 查布嘎图之约

王玉玲

篷,准备宿营。大黑山上的夜晚是可以和星星对话的。《小国王》里描述:小国王说在看星星时,感觉自己不停地变大,变成浩瀚宇宙的一部分,以至于自己就是宇宙,和星星同在的。

人烟稀少,牛羊吃草,星空浩渺,这或许正是很多人所喜欢的氛围吧。

## 三

到了山里,每人都有唱歌的冲动。这里原有生态朴素的美,路边有大片的胡杨、香青兰、野菊花。风是旷野自由的风,令人心情舒爽,适合宣泄情绪。路边牛群不介意你的鲁莽,羊群也无视你的存在。山野里万物各得其所,谁也不用管别的族群的事。在旷野唱着一首古老的民歌《寂静的天空》:

“在那风吹的草原/有我心上的人/风啊你轻轻吹/听他忧伤的歌/月亮啊 你照亮他/火光啊 你温暖他/在那遥远的天空/有我思念的云/夜莺啊 你轻声和/听我静静地唱/云啊 飘向何方/心啊 随她流浪”。不用矜持和矫饰自己,只管惬意着,放纵着。

我们坐在山脚下的一棵老榆树下,盛夏骄阳,老榆树却像一个大伞遮住了烈日,下边的大石头像桌子一样平整,树下特别凉爽,泉水从两个山石间溢出流到山下。

缓慢地往大黑山上爬,去看那个巨幅人面岩画。人面岩画在半山腰,一块平坦的石头恰好能站一个人。需要仰视山上的人面岩画,用眼睛和它对话。岩画上的人像,就像童年在乡村土墙上涂鸦过的“老丁头”。年年岁岁,岁岁年年,“老丁头”在石头上岿然不动,守护着大黑山。它在时间的风雨侵袭下,也在慢慢变老,有些斑驳的样子。山虽然不高,爬着却有些气喘吁吁,不远处,山羊在山坡上悠然地吃草。人是需要手脚并用爬行着上去,山羊则跳跃在山间,好像有了轻功。

拜访完“老丁头”回到山下,在山泉水边的这棵老榆树下歇息,此时可以安静地欣赏周边的风景。

这些小枣树为查布嘎图结满欢喜和希望。

## 二

扎鲁特草原风吹草低,天地苍茫,有你想不到的辽阔,也有你想不到的寂寥。大黑山脚下只有十多户人家,每家都有一个偌大的院子。这里空寂呀,牛羊不在家时,山风是这里的主人,它摇晃着年年吹又生的野草,摇晃着敖包上的五色经幡。

第一次在山口遇见牧民秀英时,是一个早春的黄昏。在科尔沁地区有一首蒙古族叙事民歌《韩秀英》,广为流传。这首民歌产生于科尔沁左翼中旗,是根据韩秀英的真人真事经口头创作而成。它的诞生源于一段美好而又凄婉的爱情故事。不知道秀英的父母是不是因为这首民歌而给她起的名字?反正这个名字曾让我产生过美好的联想。

秀英的牧羊犬摇着尾巴在主人面前跑来跑去,牛羊像是散落了一地会行走的野草。缘分是很奇妙的东西,有人遇到了就成了过客,可是和秀英却延续了一份情谊。只因向她问路,互加了好友,看到她在朋友圈发一条瓦尔登湖的信息,无端就生出了好感。

她家的夏营地就在三面环山的山坳里,这里的山岩间有泉水流出来,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隐在山谷里。夏天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和雨水冲走泥土,掏出深深的水沟。

羊群在山上吃草,牛群在山腰吃草,马群在山脚下吃草。滚落在山下的石头已经碎成千万块,一半埋在泥土里,一半凸起和野草结伴。

有两辆自驾车在大榆树下搭起帐篷。

## □吉安

我坐在木质的长椅上仰头看天,阿尔娜在杨树下悠然地荡着秋千。

这是秋天的夜晚。风飒飒地吹过来,卷起地面上依然泛青的落叶,又将它们带往未知的地方。但一片树叶去不了太远的地方,当它在枝头的时候,看到的风景,和长居这片社区的老人看到的风景,没有太大的差异。老人们留恋这片家园,就像一片树叶眷恋着枝头,秋天的风吹了很久,它依然瑟缩着身体,在黎明和黄昏稀薄的光里,注视着这片光阴中一寸一寸老去的社区。

当树叶落下,从油漆剥落的防盗门里走出的老人,便操起笤帚,把它们汇拢到树根下。秋风吹来,会将它们重新卷入花园里,管道下,车棚中,或者大道上。一片树叶就这样开始了流浪,与曾经运输生命汁液的根基,永远地分离。

这个时刻,成千上万的树叶,就在夜色下跟随着风,开启了浩浩荡荡的旅行。关起门来即将入睡的人们,在枕上听着呼啸的大风,扫荡着大地,将一切粮食扫入仓库,让所有草

木露出本质,会觉得人生也被清洁一新,所有纠结的事情都无足轻重。

寂静中,只有身体下老旧的长椅,发出轻微的声响。荡来荡去的秋千,在昏黄的灯光下吱呀吱呀地响着,犹如麻绳与杨树间的私语。谁家院子里的狗忽然起身,发出一连串警惕的吼叫,路过的人吓了一跳,紧了紧衣领,低头迎着风,快步走去。除此之外,便了无声息。夜晚浸着凉意的黑色帷幕,将人重重包裹,仿佛整个世界只剩下眼前老旧的楼房、遒劲的大树,和树下仰望夜空的大雁,很快便只剩遥远的叫声。这叫声让老人怅惘,好像它们带走了一些什么。

此刻,在我们身边,一棵杨树正将繁茂的枝条杂乱的低矮树木。因为光秃的枝干,我辨认不出它们究竟是桃树、杏树,还是山楂树,只有在初秋的阳光下,看到枝头缀满的果实,才能准确地叫出它们的名字。此刻,它们隐匿在黑暗中,有着相似的纷乱的枝条和低矮的树干。倚在墙根眯眼晒太阳的老人们,能准确地说出它们

你负责观赏,负责呼吸,负责和这里的野草、野花产生链接。在这幽寂之地,只遵循古老的自然之道。

## 四

再次来查布嘎图正是草原最好的时节,和秀英相约,来看她的女儿美琪。美琪刚刚上幼儿园,她黑红的小脸蛋被阳光充分亲吻过。小姑娘聪慧机灵,说着标准的普通话,常常妙语连珠,引得我们大笑。

因为要拍照,小姑娘特意穿上了浅绿色的蒙古袍,抱着一只叫朵朵的小羊羔。秀英说

绵羊妈妈在山里生完它就走了,小羊羔被野游的人捡到送给了她们。秀英说朵朵的腿大概是摩托车压断的。美琪爸爸把朵朵放到家里用牛奶喂它,朵朵像小孩子一样跟着美琪爸爸。

美琪晚上也会用奶瓶喂朵朵。朵朵腿不好时,美琪整天守着它,家里的狗碰了一下也不行。秀英说:“干活时朵朵老是缠着我,我生气喊它走开。美琪立刻不愿意了,说小羊不是故意的,因为它饿了。我们去山里放牛时,朵朵和美琪成了很好的小伙伴。”

秀英和丈夫是有故事的人,他们大学毕业后到很远的他乡打工十年,一直没孩子。因想念家乡,回到这片草原。查布嘎图赐予他们一份礼物,回来后就有了美琪。

夫妻两人在大黑山脚下的查布嘎图养牛羊和放牧,小美琪在家和牧羊犬、小羊羔玩耍。

山脚下那些老榆树的树冠,成为天然的大伞为我们遮阳,树下的石头平整,可以当桌子,中午困了石头板也可以当床。牛羊挤过来在另一棵大树下乘凉,它们对人也没什么防备。我们在这边聊天,牛羊在那边反刍,开启了各自乘凉、互不打扰的模式。

秀英颇为神秘地把我们领到山的对面,说要寻找一种当地人爱吃的野菜哈拉海。并拿着一次性手套,说不戴手套哈拉海会扎到手。哈拉海也有一种叫法:会咬

秀英颇为神秘地把我们领到山的对面,说要寻找一种当地人爱吃的野菜哈拉海。并拿着一次性手套,说不戴手套哈拉海会扎到手。哈拉海也有一种叫法:会咬